

历史·文化研究

唐宋时期湖南的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影响

薛政超^{1,2}

(1. 云南大学 历史博士后流动站, 云南 昆明 650091; 2. 湖南省魏源及湘西南文史研究基地, 湖南 邵阳 422000)

摘要:唐宋时期湖南地域的少数民族移民主要有三类,一类是少数民族战俘在湖南的安置,二类是湖南溪洞首领在内地的安置,三类是溪洞之民迁移省地,且人数最多。少数民族移民对湖南民族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关键词:移民;少数民族;唐宋;湖南

中图分类号: K242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2 - 1012(2009)02 - 0123 - 04

有关唐宋时期的湖南移民研究,谭其骧先生所撰《湖南人由来考》^{[1](P163-233)}、曹树基《湖南人由来新考》^[2]和葛剑雄等撰六卷本《中国移民史》^[3]对之都有所涉及,而对这一时期湖南少数民族移民则皆无论及,本文在广泛搜集各类资料的基础上,对当时湖南区域的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影响做一初步考察。

一、少数民族战俘在湖南的安置

唐宋时期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不时发生战争,所获战俘有时安置于湘地,见于史载者,唐宋各有一例。

一是唐元和时的吐蕃战俘罗没等十七人。《旧唐书》卷17上《敬宗纪》:宝历元年五月,“丁卯,湖南观察使沈传师奏:‘当道先配吐蕃罗没等一十七人,准赦放还本国,今各得状,不愿还。从之。’^[4]据此可知罗没等配湖南当在宝历元年(825年)五月之前,但具体时间不详。今考韩愈诗《武关西逢配流吐蕃(谪潮州时途中作)》:“嗟尔戎人莫惨然,湖南地近保生全。我今罪重无归望,直去长安路八千。”^[5](卷344)再考两唐书韩愈本传,韩愈贬潮州当在元和十四年(819年),即宝历元年前六年,他在武关西所遇见配流吐蕃之人可能为罗没等一行,如是则罗没等来湖南的时间当在元和十四年。

二是北宋元符二年(1099年)西夏战俘额伯尔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(以下简称《长编》)卷516载:元符二年闰九月丙子,“诏新擒西界监军额伯尔,送潭州编管,给官屋居住,月支钱十贯,米麦三石,委都监监管,无令失所。”^[6]

二、湖南溪洞少数民族首领在内地的安置

将湖南溪洞首领安置于内地,以防止其聚众为乱,是宋政府的一贯作法,“盖沅州等处,昔皆用兵诛锄首领,或徙置内地,荡平巢穴,故所置州县久远得安。”^[6](卷447,元祐五年八月丙辰)^[7](卷44《论渠阳蛮事札子》)而之前的唐五代时期未见记载。宋代所安置的溪洞首领有:

彭允足、彭允贤。《长编》卷8载,乾德五年(967年)十月,“丁丑,以溪州团练使彭允足为濮州都指挥使,义军指挥使彭允贤为卫州都指挥使,……允足等溪峒酋豪,据山险,持两端,故因其入朝而置之内地。”

魏进武。《长编》卷83载,大中祥符七年(1014年)十一月,“戊戌,以辰州溪洞都指挥使魏进武补三班借职、监房州税,仍给装钱赴任。进武自言房州接归、峡山路,颇近蛮界,乞移他所,遂改淮南。”

李顺同等八百余人。《长编》卷91天禧二年(1018年)正月乙卯条下注云:“乙卯,二十一日也,……此月二十七日辛酉,又入下溪州,闰四月四日始奏到,今并书之。《史方传》:‘下溪州蛮寇辰州,杀巡检王文庆。引兵入溪峒讨捕,降其党李顺同等八百余人,散处安、复间,阴诛其尤恶者杜忽等十九人。即此役也。彭仕汉、彭儒霸和彭儒聪。《长编》卷91载,天禧二年(1018年)闰四月,“戊午,补下溪州招降蛮人彭仕汉为右班殿直,儒霸、儒聪并为三班借职,监许、陈、郑州盐税,各赐衣冠、缙帛。’后彭仕汉逃归,宋廷迁其家属于京师。同书卷100载,天圣元年(1025年)三月乙酉,“辰

收稿日期:2008-10-12

基金项目: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青年项目“唐宋时期的湖南移民研究”(07B070)

作者简介:薛政超(1975—),男,湖南桃江人,云南大学博士后,邵阳学院副教授。

州言：‘下溪州刺史彭儒猛子右侍禁仕汉状称，向以父老兄亡，遽留家属西京，潜归本道，与父钤束溪民，欲乞放还家属。诏河南府遣人部送赴阙，以官舍居之。’

彭儒素等九十二人。《长编》卷 103 载，天圣三年（1025 年）七月，“丁未，荆湖北路转运使孙冲言：‘下溪州刺史彭儒猛攻杀知忠彭州彭文馆，其子儒素率其党九十二人来归。欲补儒素为复州都知兵马使，余官并月给钱粮。’从之。忠彭州，今忠顺州也。”据《元丰九域志》^[8]卷 10《羁縻州》及《武经总要》^[9]前集卷 20《边防》荆湖北路条下载，忠彭州乃北江羁縻州。

彭师晏等十八人。《长编》卷 270 载，熙宁八年（1075 年）十一月丙戌，荆湖北路转运使孙楠言：“下溪州刺史彭师晏等十八人内附。”同书卷 272 载，熙宁九年二月己卯，“于是师晏等十八人赴阙。诏授师晏礼宾副使，京东州都监，不签书兵马事，余皆补班行有差。”

舒光勇。《长编》卷 283 载，熙宁十年（1077 年）六月，“甲午，允州蛮舒光勇为三班奉职，安州监当，以知沅州谢麟言‘光勇先纳土而逃，今诣州自陈，乞依南江溪峒例补授’故也。自崇宁、大观以后，宋政府遵循成法，安置溪洞首领到内地。绍兴初，臣僚上言：

臣窃见溪洞归明官应湖南边郡及二广皆有，自崇、观以来，员数浸多，当时朝廷务要优恤远人，于是添差为诸州郡指使，及添差监酒税之类，意在资以俸给以活其家，本不取其才任。……归明官有自归明至今已及十年、十五年、乃至二十年未尝罢去。^[10]（卷 76《相度归明官任满轮易奏状》）

南宋初，此法仍被沿袭。李纲言：

潭、衡等州见管添差监当、指使，并係广西、湖北管下溪洞酋首，初以纳土补官，次则注授差遣，迁徙出巢穴以安边面，依条不厘务，亦不差注替人，本州常切羁縻。^[10]（卷 76《相度归明官任满轮易奏状》）

三、溪洞之民向省地的侵占（迁移）

一般来说，中央王朝强盛时，溪洞蛮夷多向化归顺，省地扩大，汉民迁入溪洞的机会就增多；中央王朝衰弱时，溪洞蛮夷倾向于各据一方，蚕食省地，向省地迁移。湘西和湘南溪洞之民向省地迁移在唐五代时期也多有存在，戎昱《澧州新城颂并序》言，“吴楚风俗，夷僚蛮好乱相寇。”^[11]（卷 619）可见唐代溪洞蛮入寇为常有之事。如元和五年（810 年），“有澧州蛮首张伯靖者，杀长吏，据辰、锦等州，连九洞以自固，诏（严）绶出兵讨之。绶遣部将李忠烈赏书晓谕，尽招降之。”^[4]（卷 146《严绶传》）其所据省地时间并不长。唐末五代天下大乱，溪洞蛮乘机大肆侵略省地，至长期占据唐故州郡，自署刺史。“溪洞蛮僚，自唐末之乱不供王赋，颇恣侵掠，为居民患。”^[6]（卷 4，乾

德元年八月甲申）乾符六年，武陵蛮雷进陷朗州，石门蛮向环陷澧州，^[12]（卷 9《僖宗纪》）是为唐末五代溪洞蛮大规模入侵省地之始。唐代于湘西所置辰、锦、溪、巫和叙等州，唐末后“蛮酋分据其地，自署为刺史。后晋天福中，马希范承袭父业，据有湖南，“时蛮徭保聚，依山阻江，殆十余万，至周行逢时，数出寇边，逼辰、永二州，杀掠民畜无宁岁。”^[13]（卷 493《蛮夷一》）

北宋时溪洞蛮向省地侵占、迁移略见几例：

梅山蛮侵占潭邵省地。《长编》卷 16 载，开宝八年（975 年）五月甲申，“梅山峒蛮闻江表用兵，乘间寇潭、邵州。同书卷 238 熙宁五年（1072 年）九月丁卯条下载，“梅山蛮素凶犷，数出抄掠汉界。”又《忠肃集》卷 12《直龙图阁蔡君墓志铭》言，“潭邵间所谓上下梅山，其地千里，马氏以来，徭人据之，号莫徭。国朝有厉禁，制其耕垦出入，然岁久公然冒法，又稍招萃流浪。”^[14]潭邵间上下梅山自马楚以来为莫徭占据，宋初以来不时侵掠、耕垦省地，至熙宁时，朝廷议开梅山，后徭人纳土，设新化、安化二县，梅山蛮始平。

澧州慈利县蛮侵汉土。《长编》卷 78 大中祥符五年（1012 年）八月己亥条下言，“澧州慈利县蛮人侵扰汉土，荆湖北路转运使陈世卿率兵逐之，因请复置澧州、武口等寨控之。……先是，澧州民四十七家诉蛮侵其地，诏閤门祗候开封史方乘驿往，与转运使同案视。于是自竹疏驿至申文崖复地四百里。可见慈利蛮曾至少侵省地四百里。

下溪州彭氏对省地侵占。《长编》卷 215 熙宁三年（1070 年）九月庚寅条下言，“下溪州刺史彭仕羲……颇黠警，数侵盗省地，边民不安，即辰州界石马崖下喏溪置铺据守。嘉祐初，雷简夫、窦舜卿数遣人招谕，令归侵地，不听。以兵丁逐之，暂去复来，后才归喏溪下明溪一寨而止。八年，知州段继文复遣指挥使曹振等以众数千攻之，不克。至是，仕羲为其子师彩所杀。……其兄师晏结同巡检彭仕选、都指挥使周允荣等攻围师彩，杀之，并诛其党田忠财等三十余人。纳誓表，上其父平生鞍马器械，仍归喏溪地。”关于雷简夫等于嘉祐初收复省地之事，《长编》卷 187 载，嘉祐三年（1058 年）八月，“庚申，荆湖北路转运司言，已招安彭仕羲，省本路军马。始，雷简夫受命，体量仕羲未可专用恩泽诱化。至则督诸将进兵，筑明溪上下二寨，据其险要，拓取故省地石马崖五百余里。据之，石马崖、喏溪等地原为省地，被下溪州彭长期侵占，朝廷于嘉祐初开始着力收复，至熙宁三年九月始得其地。

渠阳军蛮侵扰省地。《宋史》卷 494《蛮夷二》：“元祐

在唐宋史料之中，于民族关系中使用“省地”一词始见于《长编》，前后使用 42 次，后来之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与《宋史》分别使用 11 次和 13 次。他们所使用之“省地”一词，大都用在与西南溪洞少数民族的关系上，并常与“溪洞”一词相对使用，主要区别于下：一是从宋政府的管辖形式来讲，省地是宋政府直接管辖之地，溪洞为宋政府羁縻之地（或完全不受控制之地）。二是省地并非一成不变，政府拓边，溪洞之民纳土，省地随之扩大；蛮徭侵扰，政府弃边，省地随之缩小。三是在省地生活的蛮徭称为熟徭，著于图籍，纳二税役钱，生活于溪洞的蛮徭称之为生徭，偶有贡献。溪洞之蛮夷向省地迁移，其地理距离相对较小，但其所跨越的文化距离相对较大，在促进少数民族汉化与各民族融合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，故本文亦将溪洞之民向省地的迁移（侵占）纳入移民之内。虽然在唐五代时并无“省地”之观念，本文在分析唐五代之情况时，仍然借用这一概念。

二年(1087年),改诚州为渠阳军,罢两州兵马及守御民丁。有杨晟台者,乘间寇文村堡,知渠阳军胡田措置亡术,蛮结广西融州蛮峒粟仁催,往来两路为民患,调兵屯渠阳至万人,湖南亦增屯兵应援,三路俱惊。朝廷方务省事,议废堡砦,撤戍守,而以其地予蛮,乃诏湖北转运副使李茂直招抚,又遣唐义同措置边事讨之。后以渠阳为诚州,命光僭之子孙备库使昌达、供备库副使杨昌等同知州事,而贯保、丰山、若水等砦皆罢戍,择授土官,俾义同毁楼橹,撤官舍,护领居民入砦。”《长编》卷 479 元祐七年(1092年)十二月丙子荆湖北路都钤辖唐义同言:“渠阳蛮连年作过,朝廷发近兵讨荡,已画江立定边面,……。”渠阳蛮连年作过为乱,朝廷虽发兵讨荡,但最终还是弃地废砦。

北宋时,溪洞蛮徭除通过侵占而迁来省地外,还通过归附而被安置在省地。《长编》卷 184 嘉祐元年(1056年)十一月庚寅条下言:“(梅山蛮)酋长四百余人皆出听命,因厚犒之,籍以为民,凡千一百户。同书卷 290 言,元丰元年(1078年)六月癸卯,“权知邵州侍其瓘言扶竹水山瑶梁义等愿附招纳,籍为省民,隶邵阳县,输丁身钱米。诏荆湖南路安抚司问义,如不愿往湖北,即邵州安存之。”

以上所举北宋蛮徭侵省地事例大都在北宋前期,而自熙宁后(哲宗时除外),蛮徭所侵省地大都被收复,蛮徭归附迁省地亦见于此时,大概与神宗和徽宗时期开拓边境而徭人相继纳土有关。

靖康乱后,溪洞蛮徭也乘机侵占省地。首先是武冈军徭人杨再兴父子对省地的侵占。《要录》卷 154 绍兴十五年(1145年)十月乙酉条下载,“直秘阁、知潭州刘言:‘武冈军徭人杨再兴父子自建炎中侵占省地,几二十年,近准御前处分,令措置,遂遣安抚司干办公事王历谕以祸福,愿还省地及民田共六十余亩,已招民归业,欲乞永免赋役。从之。武冈徭人杨再兴父子利用建炎乱而占有省地,至是朝廷招谕安抚,杨氏即归还省地。但事隔不久,杨氏再举侵夺,史云:“再兴既还建炎初所侵省地,……犹抄掠不已。绍兴二十四年(1154年),鄂州都统制田师中发兵擒捉杨氏父子,此事乃告终结。”^[6] (卷 166,绍兴二十四年三月壬申)另据《要录》所载,杨氏父子所侵占省地在稍后设立的新宁县界。^[15] (卷 168,绍兴二十五年四月丁亥)隆兴初前后,湖南溪洞徭人通过与省民“擅自易田而占得省地,朝廷不得不下令禁止。”^[13] (卷 494《蛮夷二》)乾道六年(1170年),卢阳西据獠夺省户地。^[13] (卷 494《蛮夷二》)乾道七年,前知辰州章才邵向朝廷报告说:“卢溪诸蛮以靖康多故,县无守御,畧乘隙焚劫。后徙县治于沅陵县之江口,蛮酋田仕罗、龚志能等遂据其地。沅陵之浦口,地平衍膏腴,多水田,顷为徭蛮侵掠,民皆转徙而田野荒秽。会守倅无远虑,乃以其田给靖州畧姓者,俾佃作而课其租,所获甚微。杨氏专其地将二十年,其地当沅、靖二州水陆之冲,一有蛮隙,则为害不

细。”^[13] (卷 494《蛮夷二》)蛮徭开始大规模侵占省地,导致省户流移。

南宋中后期,溪洞民对省地侵占日益严重,尤以湘西为剧。绍熙二年(1191年)有臣僚言:“辰、沅、罗鬼之族,皆尝深入省地,摇动边陲。”^[16] (卷 1《论雷雪之异为阴盛侵阳之证疏》)次年又有臣僚言:“辰、沅、靖三州之蛮,粗知曲折,大抵散居诸洞,莫相统摄,初无背叛之意。只缘沿边州县作过之吏与夫奸滑小人,因事逃入洞中,多方扇诱,遂致侵扰省地。”^[17] (卷 139《乞申严谋入溪洞人法》)可见在绍熙前后,湘西辰、沅、靖三州多有蛮徭侵扰省地。嘉定元年(1208年)后,曾提举湖北路常平的曹彦约说:“辰州旧有四县,今亡其一;徭地旧在会溪之外,今已在北江之内;蛮徭日张,省地日削。”^[18] (《昌谷集》卷 11《辰州议刀弩手及土军利害札子》)另外,湘南溪洞也有蛮徭侵犯省地,如庆元五年前后,永兴县有“蛮徭犯省地。”^[17] (卷 72《参议董君昌裔墓志铭》)

以上三类少数民族移民中,以第三类移民人数为最多,当为影响湖南民族关系之最大者。

四、少数民族移民对湖南民族关系之影响

少数民族移民对湖南民族关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:从积极的一面来讲,移民在促进少数民族汉化上具有重要的作用;从消极的一面来讲,移民会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紧张,从而给边境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破坏性的影响。这些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又往往与特定的移民类型相联系。

(一)促进少数民族汉化

这是溪洞蛮徭向省地移民所产生的一种影响。溪洞蛮徭向省地迁徙主要有二种形式,一是直接侵占,二是归明安置,无论那种形式,都会使其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变化。如溪洞首领被安置于内地后,“广田宅,结婚姻”,^[10] (卷 76《相度归明官任满轮易奏状》)与汉官无异。又《默记》卷中载:

(郑)毅夫既没,(其弟郑猷)求监安州酒税。安州其乡里,以便亲养也。久之,湖南招降得蛮首舒光勇者,溪洞生黎,面色如漆,声音侏离,如鬼物然。朝廷不杀,以三班差使亦来监安州酒税,与猷同官。猷以其素茹蛇蝎蛊之人,每于其家送食,必作两分,与之对飧。然光勇终不惬意,盖未尝知中国士大夫家常(本作尝,当是避讳,今改回)饌也。每食饌毕,必令拦头辈于务前饼店以四钱买胡饼二枚。光勇既取食,必大称味之美,以谓平生未尝知此味也。一日,又以对猷言如前。猷因语之曰:“汝本溪洞腥臊生蛮,不知有饮食,乍得此至下之物食之,以为未始有也。猷谓所善曰:“此事固小,可以喻大,凡不知而妄作者,皆舒光勇之类也。”^[19]

据上可知,舒光勇本溪洞生黎首领,因招降置内地,监安州酒税,并且很快喜欢上了汉人胡饼之类的生活饮食,但对于士大夫家之食饌习俗不甚惬意,此亦应是迁汉地之溪洞首领的共同经历。不仅溪洞首领因置内地而逐步被汉化,一般徭

《宋史》此处本无“广”字,融州属广西,此处有“西”,当是漏“广”字,今补之。

据《武经总要》前集卷 20《边防》荆湖北路条下载,允州乃南江羁縻州,《默记》所载湖南应为湖北之误。

民也因迁省地而改变生产方式,《忠肃集》卷 12《直龙图阁蔡君墓志铭》载:

潭、邵间所谓上下梅山,其地千里,马氏以来,徭人据之,号莫徭。国朝有厉禁,制其耕垦出入,然岁久公然冒法,又稍招萃流浪。

又《长编》卷 290 载:

(元丰元年六月癸卯),“权知邵州侍其瓘言扶竹水山徭梁义等愿附招纳,籍为省民,隶邵阳县,输丁身钱米。诏荆湖南路安抚司问义,如不愿往湖北,即邵州安存之。”

又《宋史》卷 494《蛮夷二》载乾道七年时,前知辰州章才邵说:

沅陵之浦口,地平衍膏腴,多水田,顷为徭蛮侵掠,民皆转徙而田野荒秽。会守倅无远虑,乃以其田给靖州 g w 杨姓者,俾佃作而课其租,所获甚微。

瑶族侵掠、佃据省地,或归附后迁省地,耕垦纳税交租,当与汉民之生产方式趋同。

随着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变化,溪洞之民归化后还主动接受儒学教育。《要录》卷 151 绍兴十四年丁亥条下载:

靖州乞依旧置新民学,教养溪洞归明子弟,以三十人为额。从之。

靖州在绍兴十四年(1344年)之前就曾设有教养溪洞子弟的新民学,至是由朝廷批准复设。又《宋史》卷 34 淳熙元年四月条下载:

壬申,许桂阳军溪洞子弟入州学听读。

沿边州军设学以教化归明溪洞子弟,此乃为蛮徭移民汉化的重要途径。

(二)不利于边境稳定,并对省地之民的生产造成破坏。

蛮徭向省地迁徙,往往采取强行侵占的方式,对省地之民的生产造成破坏。如唐末之时,溪洞蛮僚乘乱“颇恣侵掠,为居民患”。^[6](卷 4,乾德元年八月甲申)北宋时,澧州蛮侵占汉地达四百里,汉民不得不向朝廷申诉。^[6](卷 78,大

中祥符五年八月己亥)南宋时,沅陵之浦口,本是地平土肥、多水田之地,为蛮徭侵略后,“民皆转徙而田野荒秽”。^[13](卷 494《蛮夷二》)

参考文献:

- [1] 谭其骧. 湖南人由来考 [A]. 长水粹编 [C]. 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0.
- [2] 曹树基. 湖南人由来新考 [J]. 历史地理第九辑, 1990.
- [3] 葛剑雄, 吴松弟, 曹树基. 中国移民史(全 6 册) [M]. 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 1997.
- [4] 刘 . 旧唐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标点本, 1975.
- [5] 彭定求等. 全唐诗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9.
- [6] 李焘. 续资治通鉴长编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, 1986.
- [7] 苏辙. 栾城集 [M]. 文渊阁四库本.
- [8] 王存. 元丰九域志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点校本, 1984.
- [9] 曾公亮等. 武经总要 [M]. 文渊阁四库本.
- [10] 李纲. 梁溪集 [M]. 文渊阁四库本.
- [11] 董诰等编. 全唐文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影印本, 1983.
- [12] 欧阳修, 宋祁. 新唐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标点本, 1975.
- [13] 脱脱等. 宋史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标点本, 1977.
- [14] 刘摯. 忠肃集 [M]. 文渊阁四库本.
- [15] 李心传.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, 1992.
- [16] 彭龟年. 止堂集 [M]. 文渊阁四库本.
- [17] 周必大. 文忠集 [M]. 文渊阁四库本.
- [18] 曹彦约. 昌谷集 [M]. 文渊阁四库本.
- [19] 王銍. 默记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标点本, 1981.

On Hunan 's Minorities Immigrants And Their Impact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

XUE Zheng - chao^{1,2}

(1. History Postdoctoral Station, Yunnan University, Kunming, 650091; 2 Wei Yuan and Southwest Hunan '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Base of Hunan, Shaoyang University, Shaoyang, 422000)

Abstract: There were three types of minorities immigrants in Hunan regio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: the minorities prisoners of war that were resettled to Hunan; the Hunan xidong 's heads that were resettled to the Mainland; the largest number of xidong 's people that transferred to official places. Hunan 's minorities immigrant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thnic relations in Hunan.

Key words: migration; minorities;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; Hunan